

丛林狼王系列
Wolf King in the Jungle

密林狼踪

毛云尔 著



CT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丛林狼王系列
Wolf King in the Jungle

密林狼踪

毛云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林狼踪 / 毛云尔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6
(丛林狼王系列)

ISBN 978-7-5562-1302-3

I. ①密… II. ①毛…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6615号

MILIN LANG ZONG

密林狼踪

责任编辑: 聂欣

装帧设计: 陈筠 Ronan

插画绘制: 冯敏超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1万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18	第四章	
024	第五章	
030	第六章	
035	第七章	
041	第八章	
046	第九章	
051	第十章	057 第十一章
		064 第十二章
		071 第十三章
		078 第十四章
		084 第十五章
		090 第十六章





目录

CONTENTS

096	第十七章
102	第十八章
107	第十九章
114	第二十章
120	第二十一章
126	第二十二章
131	第二十三章
138	第二十四章
143	第二十五章
165	第二十八章
174	第二十九章
180	第三十章
186	第三十一章
190	第三十二章
196	第三十三章

150	第二十六章
157	第二十七章





第一章

chapter 1

一路疾奔的母狼乌金终于来到了那座距离小镇最近的山丘上。

这时，已是黄昏了。

母狼乌金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了。它站在山丘上向前眺望，一座小镇子出现在它的视线尽头。那里是人类的世界。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敬畏与恐惧，使母狼乌金止步不前。

它看不见镇子里发生了什么。

它也听不见镇子里发生了什么。

但直觉告诉母狼乌金，它的孩子，那头瞎眼小母狼就在镇子里。

——我的孩子，可怜的瞎眼小母狼，你还好吗？

乌金低声哀嚎着。

乌金不知道，就在刚才，它的孩子已经被人类制成了狼皮风



箐。在小镇的上空，那高高的电线杆上，随风飘动着一个模糊的黑点，正是它的瞎眼小母狼。

不知不觉，夜晚来临。乌金开始嗥叫起来，它在呼唤它的孩子，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得到半点瞎眼小母狼的回应。

乌金就这样嗥叫了整整一个晚上。

那散发着悲伤气息的嗥叫声，仿佛汹涌而来的潮水，淹没了木户山下面的小镇子。啊，又何止如此呢！那悲伤的嗥叫声已经渗透到了小镇子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里面，渗透到了每个人的心里面。乌金的嗥叫声还随风传遍了南山和北山，匕首和皓听见了，暴牙和白风听见了……所有的狼一齐嗥叫起来。

“狼复仇来啦！”在此起彼伏的狼嗥声中，人们纷纷揣测。

这天晚上，小镇子里的人们害怕极了，他们一个个都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恐不安。

人们担心，复仇的狼会进入到小镇子里吃牲畜，甚至咬人。所以，家家关门闭户，男人们手里握着鸟铳或者菜刀，随时准备和狼进行一场生死决斗……

萝卜头爸爸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这个小镇上的屠夫，尽管长得五大三粗，这时候显然也被吓破了胆，他双脚刚刚踏进院门，来不及将肩上的担子卸下来，便迅速转过身，将那张松木做成的又厚又重的院门砰的一声关上，并牢牢闩紧了。

“萝卜头他妈！”他高声喊叫起来，“狼要吃人啦！”

萝卜头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显然，她也被此起彼伏的狼嗥声吓坏了，身体一直抖个不停。“那我们……该怎么办？”萝卜头妈妈六神无主。

黑暗中，传来哗啦啦一阵乱响，萝卜头爸爸将肩上的担子卸在地上，然后低下头，手忙脚乱地翻找起来。转眼之间，萝卜头爸爸翻出一把杀猪的尖刀紧紧握在手里。

“嘿嘿，让它们来吧，看看到底是我的尖刀厉害，还是它们的狼牙厉害！”晃了晃手中的尖刀，萝卜头爸爸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

就在这时，从隔壁传来靠卖豆腐为生的陈驼子的叫喊声。陈驼子手中握着一根用来防身的楠竹扁担。

于是，关于狼为什么发疯报复人类这个问题，两个男人隔着一道围墙探讨起来。

“都是那个秃头惹的祸啊！”萝卜头爸爸气愤地说。

“呸！该死的秃头，为了一顶帽子害了全镇的人！”陈驼子在黑暗中骂骂咧咧。

突然，陈驼子似乎想起什么来了。不错，这时候，陈驼子想起了豁耳朵狼。

“萝卜头他爸，这复仇的狼群难保不是你招惹来的呢！”陈驼子将矛头指向了萝卜头爸爸。“莫非你忘记豁耳朵狼了？”他提醒一脸茫然的萝卜头爸爸，“豁耳朵狼逃跑了，它可不会忘记你曾经是怎么折磨它的！”

陈驼子的话让萝卜头爸爸好不容易踏实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





萝卜头爸爸见识过豁耳朵狼的厉害，骁勇善战的它可以独自战胜一个狗群，即使镇子上那条最威猛的大狼狗看见豁耳朵狼也要退避三舍……那，该怎么办？

萝卜头爸爸握着尖刀的手颤抖起来。

萝卜头爸爸这时彻底后悔了。他后悔当初不该把那头小狼崽买回家，后悔自己那个幼稚可笑的驯养计划，当然，他更后悔没有将那条桀骜不驯的“废狗”用麻袋套起来，丢到门前的池塘里活活淹死。干吗要把它关在铁笼子里呢？唉……结果让怀恨在心的豁耳朵狼逃跑了。

豁耳朵狼逃跑的那个夜晚，正好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木户山变成了一个茫无边际的雪的世界。

“你还记得络腮胡子吧？”陈驼子继续说道。

萝卜头爸爸浑身战栗起来，他怎么会不记得络腮胡子呢？那可是小镇上胆子最大，敢于去掏狼窝的人……可是后来，他被狼群活活撕成了碎片。在木户山，络腮胡子的死加深了人们对狼的恐惧，简直到了谈“狼”色变的地步。

“报应啊！”陈驼子一边说一边叹息着摇头。萝卜头爸爸苍白的脸上顿时冒出了无数冷汗，他愣在那里，仿佛一尊没有知觉的泥菩萨……突然，黑暗中传来砰的一声，原来是那把杀猪尖刀没有握紧，从萝卜头爸爸的手里滑落了下来，它弹跳了几下，然后躺在地上。

许久，萝卜头爸爸才猛然想起了什么。噚！噚！噚！一阵脚步声在黑暗中响起。

萝卜头爸爸慌慌张张地爬上了屋顶上的那座小阁楼。

眨眼工夫，他把小阁楼上那杆被遗忘了的鸟铳取了下来。

这是萝卜头爷爷打猎用过的鸟铳，爷爷去世之后，这杆鸟铳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一直挂在小阁楼的墙壁上，时光慢慢把它锈蚀了，破旧的鸟铳上随处可见绿色的斑斑点点。

萝卜头爸爸来不及将那些锈蚀的斑点擦拭干净，就用手握着鸟铳做了一个生疏的瞄准动作。

对付豁耳朵狼这样的家伙，一杆颇具杀伤力的鸟铳也许才是最理想的武器。

如临大敌的萝卜头爸爸紧紧握着鸟铳，站立在院子里，他等待着复仇的豁耳朵狼找上门来。

第二天早晨，凄厉的狼嗥声戛然而止。狼嗥声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像潮水一样悄然退去。





第二章

chapter 2

一切如故，次日的早晨仿佛就是前一天的翻版，太阳照常冉冉升起，灿烂的阳光铺满大地。院子里，石榴树的花朵依然如火如荼地绽放着……人们惊愕地发现，大街小巷根本看不到遭受狼群洗劫之后的惨不忍睹的景象。

仅仅是虚惊一场。人们互相大声招呼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劫后余生的神情。

在人类的字典里，狼简直就是凶残与贪婪的代名词，是有仇必报的动物，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杀手，那么，狼群为什么停止了它们疯狂的报复行动呢？

我们七嘴八舌地询问眼前这位老人，老人茫然地摇了摇头，对这个问题他也无法解释清楚。

“狼吃人吗？”我们的问题显得有些幼稚。

“当然吃人啰！”老人的话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在木户山，人人害怕狼，担心被狼吃掉，可事实上被狼吃掉的只有一个人。”老人掐着手指数了又数，“不错，千真万确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络腮胡子！”

络腮胡子是那年春天被狼吃掉的，几十年过去了，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络腮胡子又准备进山去掏狼窝子了，就像每次进山前那样，他总要站在街上大声吆喝一阵，一方面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炫耀自己的胆量，另一方面也是招兵买马，他需要几个比较得力的帮手。

在他的重金许诺下，有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起进山。

那天早晨，络腮胡子带着他的两个帮手信心十足地踏进了茂密的丛林。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人们的心情极其复杂。其实每次都这样，大家担心络腮胡子不仅掏不到狼崽，反而会被狼当作大餐吃掉。然而，每一次络腮胡子不仅能平安归来，而且总是满载而归。

唯独这一次，络腮胡子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自从被人类掏了窝子，狼群就谨慎起来。为了避免被豺狗、熊和人类发现，母狼将产崽的洞穴选择在最为隐秘的地方，当狼崽三个月大时，就迅速带领它们回到狼群中。

那一年，在北山丛林中，母狼产下了四头幼崽，在担惊受怕中



度过了三个月之后，母狼带领幼崽回到狼群中。那一刻，望着四头幼崽向前来迎接它们的狼群蹒跚走去时，母狼终于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它知道，有了狼群的庇护，四头幼崽就安全多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摆脱了危险，在看不见的地方，依然有虎视眈眈的目光在注视它们。

母狼怎么也忘记不了那一天的情景。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好日子，狼群外出狩猎了，在潮湿的洞穴里待了好几天的小狼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爬出了洞穴。母狼独自带着这四头幼崽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宁静的丛林，暖和的阳光，让母狼一点点地放松了心中的警惕。

当母狼发觉时，危险已经渐渐逼近了。那是几个掏狼窝子的人。它带着四头幼崽没命地逃跑，它一边跑一边呼唤狼群，可是，狩猎的狼群走得太远了，根本听不到母狼焦急的呼唤。最后，走投无路的母狼将四头幼崽藏在一个逼仄的岩洞里，自己则朝相反的方向跑去……

跑开时，母狼发出凄厉的嗥叫，那意思仿佛是在说：快来捉我吧！母狼希望能够将人类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可是，它的调虎离山之计在人类面前显得太幼稚太低级了。他们撇下母狼，径直朝小狼崽藏身的洞穴走去。那一刻，无计可施的母狼在不远处的丛林里，徒劳地跳来跳去。

母狼眼睁睁地看着四头小狼崽被人类一一按倒在地。当那双粗大的手将狼崽放进一个麻袋时，母狼发出呜呜的嗥叫声，那意思太

明显了：啊，这是我的孩子，求求你们放了它们吧！

那几个人根本不理睬母狼的苦苦哀求。

母狼绝望了，绝望中的母狼决定孤注一掷，它龇牙咧嘴地咆哮起来，浑身的肌肉绷紧了，锋利的狼牙露出来了，脚爪抓挠着地面，潮湿的地面转眼间就被母狼刨出了两道深深的沟壑。就在母狼准备扑过去时，突然，人类的手中有东西在阳光下一闪，啊，那是一杆乌黑锃亮的鸟铳！黑洞洞的枪口朝母狼瞄准了。



砰的一声，枪响了。在弥漫的刺鼻的硝烟中，无数坚硬的铁砂呼啸着飞扑而来。

母狼见识过鸟铳的厉害，无奈之下，它只好转身逃进更深的丛林。当母狼再次回来时，那几个人不见了，它的四头幼崽也不见了。望着空荡荡的岩洞，母狼的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哀嚎声。

那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在绝望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大家还记得豁耳朵狼吧，这头母狼就是豁耳朵狼的母亲，当年，豁耳朵狼就在这四头束手就擒的小狼崽当中……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母狼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它一次次循着人类的足迹寻找自己的孩子，好几次趁着夜色的掩护，它悄悄来到人类居住的那个小镇子的边缘地带久久徘徊，可是每一次都无功而返。

直到第二年春天来临，冰雪消融，草木萌发，新的生命降生了，母狼才渐渐走出悲伤的阴影。



络腮胡子每年换一个地方掏狼窝，去年是南山，今年是北山，明年则可能是东山，他这样做是不是企图掩盖一些什么呢？不错，他确实想达到这样的目的。络腮胡子太聪明了，他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企图通过无所不能的时间去慢慢淡化狼心中的仇恨。

络腮胡子这次来到北山的丛林里时，距离上一次在北山掏狼窝子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

经验告诉他，这次的时机比上一次的时机更加好，因为那些小狼崽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只有母狼和嗷嗷待哺的它们待在洞穴里。络腮胡子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那个装满了硫黄、硝烟和辣椒的袋子。嘿嘿，只要在洞穴口烧一把火，再把呛人的烟雾朝洞穴里一灌……络腮胡子似乎看到了小狼崽乖乖就擒的场面，事不宜迟，络腮胡子催促着身后的两个帮手，他们的步伐加快了。

络腮胡子他们不会想到，就在数十米开外的灌木丛中，有一双闪耀着绿色光芒的眼睛自始至终都在注视着他们。那是一头心中燃烧着怒火的母狼，它把牙齿磨得咯咯响。

这头母狼刚才还蜷缩在洞穴里，在它身边，出生才两个月的小狼崽折腾一番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呼呼大睡了。或许，这些无忧无虑的小家伙又梦见了什么高兴的事情，酣睡中的它们蠕动着小嘴，不停地发出无比快乐的哼哼唧唧的声音。

眼前的情景让母狼顿时感到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这种幸福

感仿佛潮水一样冲刷着它疲惫不堪的身心，照顾幼崽的种种辛劳在这种潮水的冲刷之下转眼之间如同云烟消散。

当母狼确信几头小狼崽都睡着之后，它才慢慢爬出了洞穴。外面，和煦的微风和满地跳跃的阳光使母狼精神抖擞，它使劲抖了抖身子，将皮毛上沾着的草屑和泥土抖落干净，然后，它伸了一个懒腰，接着又在草地上上蹿下跳，试了试爪子和四肢是否强健。这一切无不告诉母狼，它正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北山狼群当之无愧的雌性首领。

嗖的一声，母狼富有弹性的身体骤然舒展开来，箭一样朝前射去，眨眼工夫，母狼的身影就消失在前方茂密的丛林里……

母狼径直来到一条小溪边，就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下面，母狼的眼睛一亮，它发现了一块新鲜的鹿肉。这是狼王送来的食物。母狼闻了闻依然散发着热气的鲜肉，经验告诉它，狼群刚刚完成了一场漂亮的狩猎，而且狩猎的地点距离自己不远。

母狼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它一个箭步扑过去，用锋利的狼牙撕扯着鲜肉，风卷残云一般将食物吃了个干干净净。母狼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喝了几口小溪里的水，然后，转过身朝洞穴的方向走去……突然，母狼停下脚步，一对尖尖的耳朵像雷达一样不停地转动起来，顿时，它的心紧张起来。

隔着几丛灌木，母狼看见小溪下游不远处冒出来三个身影。

啊，难道……是他？母狼的心怦怦直跳起来。





正是络腮胡子他们。母狼很快就认出络腮胡子来了。两年前的春天，正是这个满脸胡须的家伙把它的四头小狼崽捉走了，至今，那些小狼崽音信全无。这时，在母狼心中，那些被时光模糊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那些被时光冲淡的悲伤和仇恨就像快要熄灭的灰烬一样，砰的一声又重新燃烧起来，飞腾起几米高的熊熊烈焰。

这个该死的家伙！母狼咬牙切齿，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它立即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恨不得扑上去，一口将他的脖子咬断。突然，络腮胡子他们放慢了脚步，弯着腰，一点一点朝前挪动。这些古怪的姿势顿时让母狼疑惑不解，但它很快就明白过来：啊，不好！这个该死的家伙又来打小狼崽的主意了。母狼心中一惊，略一迟疑，然后飞快地朝狼群狩猎的方向奔去……